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张弦文集

小说卷



张 弦 文 集

小说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弦文集:小说卷/张弦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7

ISBN 7-5033-1110-X

I. 张… II. 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
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N1217.2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375

字数 348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21.00元(膜)



张弦像 (1934-1997)

APR 31/08



1960年在鞍山钢铁公司任技术员（20岁）



1960年在北京钢铁设计总院（26岁）



1982年于成都



1981年



◁ 张弦和陆文夫在一起（左上）

◁ 张弦与邵燕祥（左）、林斤澜

◁ 张弦和叶楠（左下）

▽ 张弦和茹志鹃、王蒙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授奖会期间





1993年张弦（中）到全国政协会上探望张贤亮（右）、韩美林



1994年参加江苏作家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及马来西亚



张远（子）、张为（女）、秦志钰及外孙女在张弦墓前



张弦之墓

美丽对于女性，意味着什么？是神明的恩赐，还是罪恶的渊藪？是幸运的泉源，还是灾难的根蒂？是荣宠，自信，奋斗的光芒，还是永远躲不开挣不脱的烦恼、侵扰、和大大小小厄运的附魂？是爱的甘露，还是恨的烈酒？是多情种子的沃土，还是风刀霜剑下的黄花秋叶？

作者手迹

序

——忆张弦

邵燕祥

在将近半个月使人窒息的春阴以后，今天春分，风和日丽。但翻开张弦的小说、电影剧本和他身后才发表的一部未定稿的中篇，我轻快的心情忽然变得沉重，而且沉入悲哀了。

是的，两年前，张弦是在江南那凄风苦雨之夜离开了他所留恋的亲人和人世的。他本来忍受着癌症晚期带来的巨大痛苦，盼望一再延期到3月21日的聚会不再延期，他要前去和那些多年共过事、彼此交过心、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过的影剧界朋友再见上一面，说几句临终的话，关于对自己做到了和没有做到的，关于朋友们的感激之情。然而，死亡剥夺了他这个最后的机会。

听说张弦在去世前三天，还跟医生说他的心情，要像年轻时那样“拼一拼”。听了这话我问自己，我对他真的理解吗？我从来没有把他和“拼一拼”联系起来过，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是潇洒自如的。1956年在刚刚创刊的《中国电影》上读到《锦绣年华》这个剧本，就知道必然出于锦绣年华的作者之手，那陌生而清新的名字张弦，果然是翩翩年少。接着看到《甲方代表》（上海

姑娘)》，期待这位科班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能写出更多在大工业背景上音容笑貌纷然杂陈的青春故事，我相信这在他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用不着“拼”就能写出来。

谁知一别就是20年。1977年我去皖南地质队路经马鞍山，竟意外地听说，这个才华横溢的电影剧作家，曾经被分配到电影院“领座儿”。我并没因此热泪盈眶，而是苦笑而已。因为我听说文艺评论家、老编辑唐因在哈尔滨“落实政策”时，是让他上一个营业浴池去报到的。在掌握着对普通人“生杀予夺”之权、从而也掌握着强词夺理的话语权者面前，这都是不容置辩的“革命需要”。剥夺知识分子从事熟悉和热爱的专业的权利，想办法从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折磨他们，力图摧毁他们的自尊，他们的信念：这大概同属于“革命需要”之列。我不知道张弦在这个“革命需要”的“岗位”（如果也叫岗位）上干了多久。后来张弦复出的第一篇小说《记忆》，写一个女电影放映员因颠倒了一段胶片而被颠倒了半生，也许就跟他那一段生活不无关系。他说苦难带给他的“困惑、苦恼和沉思”，在他重新执笔时，都成了他的“财富和力量”。可能他就像《记忆》中的女主角那样，原谅了那加害于他的一切吧。

从1979年到1981年，短短三年里，张弦接连写出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未亡人》、《掙不断的红丝线》、《银杏树》等名篇。看得出他“从新的起点出发，努力思考和探索下去”。而我觉得这好像是水到渠成，用不着他怎么“拼”的。

现在回头来看，在这些篇章里激荡着他的悲悯之心，怕也凝结着他对中国血泪历史的思考。他直到晚年爱说一句话，“性格即是命运”，这句话已镌到他的墓碑上。他在小说和剧本里写了一些人，尤其是青年和中年的女子，她们的性格，她们的命运。多半是善良的人，她们爱，她们受害，受骗，她们失望，绝望，她们痛苦，无告，她们沉沦，或者默默死去。

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善良的性格导致悲剧的命运，这似乎是必然的，无须论证的。对于普遍发生的事情，我们往往麻木了，习焉不察了。只因读了张弦的女性系列，才又想起了我们几十年间所遇见、所听说的若干平民女子的遭遇，难免废然而叹。张弦刻画了女人们的痛苦，体贴入微，似乎只是为了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同情和理解，然而这些悲剧人生体现的宿命，不能不引起读者良知的颤栗，使我们感到了所谓思想大于形象的那些有待咀嚼的内涵。

有一次，在偶然交谈中，不记得是提到杨玉环，还是历史上别的什么女性，张弦说起中国历来读书人与女性在命运上的相似之处。诚然，被豢养的地位，依附于人，不能自主，无独立人格可言，从思想到行动都是不自由的：难道不正是这样吗？也许张弦在写女人们的性格和命运时，并没想把从古至今中国读书人都捎带着写进去，但不排除读者做这样的联想。而张弦有意无意间，总是把对读书人可悲命运的同情寄托在笔墨之中了吗？

五四文学的特点之一，是突出了诸多社会问题中的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往往从女性的命运折射出被压迫阶层的命运，发出控诉和呼喊。一直延续到三四十年代，包括革命文学在内。这印证了经典作家所说，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解放程度的标志。而后来的革命，把人们对自由的追求，集中引导到争取政治参与自由——归根结底是夺取政权的轨道上去；在这种情势下，女性的权益似乎只是从属于集体的个体的局部利益，因此无庸讳言应该放到第二位。于是，在文学作品中，有关女性在恋爱婚姻家庭问题上的个人自由这一主题，像一切有关个人生活空间的主题一样，冲淡了以至消失了。然而，离开了个人自由和个性自由，更不用说抹煞了每一个人作为自由的主体之后，自由岂不仅仅剩下一个空壳？事实上，张弦小说中的那些可怜的女子，并没有得到以一代人的个人自由换取的真正意义上参与公共生活的自由，自然也

没有得到对个人生活自由和其他个人权利不受侵犯的保障。

从这个角度看，张弦的女性系列，在新时期文学作品群中的意义，就绝不是当时所说的“拨乱反正”，而意味着重新唤起对个人自由的向往，真是“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了。

从1982年起，大约是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并获得什么奖项，张弦一夜之间成了新闻人物，这绝不能说不是好事；他差不多由此向影剧创作倾斜，小说家之名渐为剧作家之名所掩，实至名归，这个定位也符合他早年即以电影剧本名世时最初的选择，当然也至少不是坏事。我作为他的朋友和最早的读者，却在八十年代后期执拗地盼望他继续以主要力量用于写小说。现在看来，是不懂得他把剧本改编这一“再创作”同样看成一个切切实实的艺术创造过程，并且也确实付出了相应的劳动；囿于某种先入之见，我是把剧本的改编更多看成一种专业技巧性的技术处理，好像他只需要付出时间，而无须全身心地投入。我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强烈地呼吁他：再给我们读者写出更多好小说来！今天看来，这样的要求几近相强，可能在他精神上形成一定的压力。因为，他后来告诉我，试过了，但是久不写小说，不顺手了。平心而论，写剧本，既是他的初衷和宿愿，是他的兴趣所在，又是他的长项，他在整个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中，剧本写作的数量和质量都对得起中国千百万的影视观众，他已作出他可能作出的，而且是别人无可替代的贡献。

张弦谈到我的写作时，笑说“你的尖刻的杂文”，是说“尖刻”，而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尖锐”。或许包含有我对人对事过于苛求的意思吧。知我罪我，对于我上述不情之请，他当会一笑置之，加以原谅。以性格论，张弦不是剑拔弩张的人，而是善于理解和谅解别人的人。

在他逝世前不久，从南京的病房里打来一个电话，以微弱的声音，向我要书，我知道他是看到了先在报上刊发的一篇书序。但

那书还没出来，只能另外寄了别的书去。近日翻读旧信，他在1981年收到我一本赠书时，曾经说：“我们这一代走过三十年多么困苦的路，而且还要更加困苦地走下去。可慰者，你总算留下点东西了，让后代评说吧！”那时复苏不久，再次入世不深，大家还保留着五十年代的思路，其实我的那点“东西”，是断然不会传世的；再进一步说，诗也罢，文也罢，影剧也罢，能在当时进入受众的视野，得一点好评，所谓“各领风骚三五年”就很不错了，要想进入异代人的生活，并在异代人中博得知音和欣赏，是很不实际的奢望。我从写杂文起，自知为一时一事写的都是“时文”，只求与当下的读者有所沟通，而不抱“以杂文传”的想法；将来的读者如有余暇，自会去读那时的“时文”，再吃多年前炒的冷饭，累不累呀？只有极少数大家，他们的作品因本身的意义（思想上和艺术上），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才会免于尘封故纸堆中或随岁月而化去。这同“人事有代谢”是一样的机理。张弦通达，大约也不存在什么“不朽”之想，因此他在创作中从没有哗众取宠之心，只是真诚而平实地讲一些普通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他所深深同情的那些善良女性终将都不在矣；但是若干年后，总会有某一个雨天，某一扇窗前，一个多少阅历了人生的女读者，也许是偶然地读到了张弦的一本书，读到善良人的不幸，随着檐声滴沥，她的心也浸沉到悲悯之中，一滴泪或许夺眶而出，这在张弦，也就足以引为知己了。

张弦已去，两年来，秦志钰在一如既往地拼命于编导工作的同时，还为整理出版其遗作尽心尽力；为了张弦，也为了读者。这是令人感佩的。

张弦属于他所爱和爱他的人，属于他所爱和爱他的读者。

1999年3月21日

目 录

序	邵燕祥(1)
---------	----------

——忆张弦

上海姑娘	(1)
苦恼的青春	(19)
记忆	(76)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88)
未亡人	(106)
挣不断的红丝线	(121)
银杏树	(137)
八庙山上的女人	(155)
焐雪天	(170)
浅浅的游泳池	(195)
情网	(205)

附 录

张弦谈自己的小说创作

- 一、惨淡经营 (353)
——谈我的两个短篇的创作
- 二、谈我的第一篇小说 (357)
- 三、最初的启示和召唤 (362)
- 四、小说以外的苦恼 (364)
——写在《苦恼的青春》前面
- 五、谈创作 (367)
- 六、从两篇小说谈虚构 (369)
- 七、要写“我”的题材、“我”的人物 (374)
- 八、感受和探索 (376)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创作回顾
- 九、《挣不断的红丝线》后记 (384)
- 十、“爱情小说”为什么滥? (385)
——答青春文学院学员问
- 十一、与意大利学生的通信 (386)
安娜致张弦信
张弦致安娜信

评张弦的小说创作

一、善良者的命运 王 蒙(392)

——谈张弦的小说创作

二、独创的艺术 刘锡诚(398)

——评张弦的小说

张弦自传 (417)

陆文夫在张弦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讲话 (425)

写给张弦 秦志钰(428)

关于出版《张弦文集》的说明

..... 秦志钰 张 远 张 为(441)

一个遗憾的弥补 张守仁(443)

——《张弦文集》编后记

上海姑娘*

—

也许是实在房子不够分配了，我们宿舍里搬来了些姑娘，就在她们搬进来的那天，我认识了她们。

那是个星期天，外面刮着大西北风，我们屋里的小伙子谁也没出去。马车的声音和女孩子们尖里尖气的声音从门外一直传到三楼。

我推开了门，只见她们和赶马车的一起抬着笨重的箱子，一个又一个地送进我们斜对面那个屋子里。照说，我真该过去帮她们一把，不过那几个小姑娘的那副神气，根本没有一点求人帮忙的意思。尤其是她，搬着大箱子上楼，瞧了我一眼，倒像是说：“这箱子，多轻巧！”

搬到最后，剩下一个包裹和几件零碎的东西，走到楼梯拐角处，实在拿不住了；我跑过去接时，包裹已经跌散在地上，从里面蹦出一个漂亮的洋娃娃，而且一碰着地就转动它的眼睛，一面“呀”地叫了起来。

* 本篇作于1956年，在同年11月号《人民文学》首次发表时，改名为《甲方代表》，后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中国作家协会编，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时，又改名为《上海姑娘》。北京电影制片厂在小说发表后邀作者改编成电影剧本《上海姑娘》，并于1957年拍成影片。后收入小说集《挣不断的红丝线》，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